

<<自然之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自然之门>>

13位ISBN编号：9787540746117

10位ISBN编号：7540746114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漓江

作者：约翰·巴勒斯

页数：276

译者：林东威,朱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自然之门>>

前言

在20世纪中后期至今席卷全球的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中，美国一直居于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

它有着壮美的自然风光和广博的自然资源，有着众多热情倡导环境保护和环境伦理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有着不计其数的积极献身环保运动的组织和个人，但最为重要的是，美国有着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尤为突出的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传统。

作为构成美国文化独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和现代环境主义的主要精神源泉，这一传统已不仅是美国人民引以为自豪的一份遗产，更成为全世界所有关心环境、热爱自然的人们共同珍爱的心灵财富。而这一传统的核心部分就是独树一帜的美国自然文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美国自然文学——以及它所承袭的关于人与自然的理念——在理论上和精神上直接推动了近现代的环境运动。

从初次踏上北美土地的第一批移民开始，对土地的情感，对荒野的迷恋就一直决定着美国文化风景的主色调。

美利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美国的“精神国父”杰弗逊总统本人就是个热忱的自然爱好者，一位出色的园丁。

三百多年来，一大批美国文化精英（包括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宗教家和学者）以他们作品中独特的个性魅力。

<<自然之门>>

内容概要

巴勒斯就像一个热爱脚下泥土的老农那样热爱着身边的一花一鸟，一草一木，他对大自然的热爱没有任何夸张与雕饰，也没有任何酸腐和矫情，而是像呼吸一般自然。

他已完全融身在那片生机盎然的天地——林中鸣唱着的隐士鸫和知更鸟，早春最先绽出白色小花的延龄草，夏季浓荫蔽目的山毛榉树林，狐狸的巢穴，鼯鼠的狡黠，蚂蚱和蚯蚓，以及蜜蜂的集体舞蹈...
... 本书从巴勒斯的二十五部自然散文集中选取最精彩的篇章，使读者得以领略巴勒斯那平实谦和、新鲜优美的散文风格。

像感受花的芳香那样静静地品读吧，从巴勒斯打开的一扇扇“自然之门”走过去，你就走进了广阔而神奇的大自然的课堂。

<<自然之门>>

作者简介

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 1837-1921），是美国自然文学的先驱，被誉为“美国乡村的圣人”、“走向大自然的向导”、“鸟类王国的代言人”。

包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内的许多人，都是看他的书长大并沿着他的脚印走向自然的。

巴勒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哈德逊河畔的乡间度过的，他在这里过着农夫与作家的双重生活，以研习自然、描写自然为己任。

他创作的最大特点就是淡化自我，以一种更纯真的方式感受、观察和描写自然，引导人们去阅读自然这部大书，做大自然的忠实学生。

他的著名作品有《醒来的森林》、《冬日的阳光》、《鸟与诗人》、《自然之道》、《鸟与树》、《叶与蔓》和《枫树下》等。

<<自然之门>>

书籍目录

前言 敬畏自然，修炼灵魂第一章 大自然的哲学第二章 山径幽幽第三章 观与思第四章 小溪·河流·大海第五章 岩石·土地第六章 春——自然之门微启第七章 夏——自然之门洞敞第八章 秋——自然之小憩第九章 冬——自然之门掩闭第十章 枫糖飘香第十一章 植物之美第十二章 昆虫与两栖动物第十三章 哺乳动物的生活第十四章 鸟之趣第十五章 鸟之声第十六章 鸟之巢第十七章 自然的声息做大自然的学生（译后记）

<<自然之门>>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大自然的哲学 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其实就近在眼前，不用花费分毫。

每个人自家门前都有一片完整富足的天地。

我曾经拥有，以及正在拥有的，随时都可以成为你的——你只需伸出手来，将它们取走。

——《约翰·巴勒斯：男孩与男人》 你只要静静地坐在树林里，草地上，或是溪边湖畔，各式各样让你感到兴味盎然的东西自会涌到你的面前——小鸟，昆虫，还有其他各种小动物；而当你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周遭的景物和光影的变化之后，你也许会突然发现你寻觅已久的某种植物，某一种花，这时你会感到莫名的惊喜。

所以，从更大的意义上说，自然的学生和爱好者们比起那些汲汲于世、上下奔走求新猎奇的人们自有一种优势，他们足不出户，便可观赏大自然在他面前列队而过。

宏伟的星球在你眼前转动，宛如一扇旋转橱窗；四季更迭，好比穿行于一个个陌生而新奇的国度；地球上各个地带，带着它们所有的美丽与奇迹，经过你的门前，并久久盘桓。

这是怎样的一次不曾有一个夜晚离开炉畔便能享受到的奇妙之旅啊！

圣皮埃尔说得好，一个人只要在他自家园地里巡游一遭，自然的伟力与奥妙便会在他心底涌现，那强烈程度不亚于周游世界后的感受。

我坐在哈得逊河畔的桧树林中，每年都计划着要去趟佛罗里达或者西印度群岛或者太平洋海岸，可季节一个随着一个流逝，我仍在原地蹉跎，心中自问：或许，如果我静下心来，保持足够的警醒，这些地方就会向我走来？

我会在此固守，而最终并不会错过什么。

问题在于，当大山真的向穆罕默德走来的时候，穆罕默德是否知道。

有时一只兔子，一只冠蓝鸦或是小林莺会把一片树林带到我的门口。

看到河里一只潜鸟，加拿大的湖泊也就尽收眼底了，海鸥和鸮带着大海的味道来了。

夜半雁鸣，会让人想起什么呢？

那鼓翅掠过，或是在大片冰面上滑移的白头海雕，难道不曾携来高山的气息吗？

一个春天的早晨，五只天鹅排成一列飞过我的仓房上空，向北方进发——一列驶向拉布拉多的直达快车。

比起在栖息地见到它们，眼前这幅景象更令人振奋。

它们在我心中吹入一阵清风，好像一首诗中的一段华美篇章。

那巨大的翅膀上下拍动，多么轻柔；借着春风的鼓舞，它们飞得多么从容自在！

另外一次，我见到一行飞鸟——或许也是天鹅——飞向北方，它们飞得实在太高了，看上去就像蓝天上一道淡淡的波状黑线。

它们肯定有两到三英里那么高。

当时我正在专心致志地盯着一片云彩，看它朝哪个方向移动，那些鸟儿突然进入了我的视野。

假如我的视线稍微错开一点，也绝不会见到它们了。

那时已是将近日落时分，看样子它们是准备连夜兼程了。

它们奋力疾飞，整个队列看起来略微有些左右摇摆，像一条蜿蜒的长蛇，似有还无，劈空而行。

多么畅快的空中高速公路！

——从墨西哥湾到哈得逊湾的自在之旅。

再就是那些特点分明的四季，那丰富的色彩和光影变幻——这些都是万万不可错过的；尤其是当你从自己家中那一方小天地遥望出去，这些季节的变换就更显得壮美和意味深长。

要想让自然回家，与她亲近，你的心必须在家。

对一个局外人和旅人来说，她也是个局外人和旅人。

一个人生活的自然环境最终会构成他自我的一部分，他已经把自己播撒在大地上，他的情感思绪都与之息息相通。

他对天边遥远的地平线都会有一种微妙的感受，树被伐了，他会流血；山被毁了，他会疼痛。

农夫是怀着怎样一种感情把自己种在地里，砌进石墙，凭着自己的辛劳让大山都为之感动呢！

<<自然之门>>

这种家园情怀，这种把自然延请至家中的态度，对一个自然观察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他用来捕获自然之美的粘鸟胶，是那扇接纳他进入风景深处的隐秘之门。

一个人周围的森林原野、溪流河湖都是一本书，从中他会汲取无穷的乐趣，只要他愿意。

仅仅泛泛地浏览是不够的，他必须能译出书中的语言、符号和象形文字。

这是一部玄奥简古的奇书，约略之处需赖读者本人的心智加以补充。

无论如何，这是一门值得深入研读的课程。

吉尔伯特·怀特说过，只有在全面彻底地研究过一个地区的动植物物种之后，该地区自然史的丰富性才能被真正揭示出来。

他对自己生活的那一地区的鸟类孜孜研究达四十多年，仍未穷尽这一课题。

我总以为我对自己家附近的地带再熟悉不过了，直到四月的某一天，当我比平时再稍微细致些观察一个小小的半死水湖的时候（我曾不止上百次地观察过它），我突然发现水里有几十个小东西，对我来说，它们就像许多种昆虫若虫那样陌生。

它们有一英寸到一寸半那么长，部分像鱼，身体半透明，一条黑褐色的细线（显然是这小动物的生命线，并用以支撑它那几乎难以察觉的小小躯壳）贯穿全身。

它们悬浮在水中，或是迅捷地向前游动，借助两排像是从背部生出来的弯曲而毛茸茸的细小附肢——好像某种带冠毛的波状翅膀。

这到底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的朋友们和科学界的熟人也没人知道。

我于是写信给一位饱学之士——一位鱼类学权威，向他尽可能详尽地描述了这种小动物。

他回信说那不过是叶足类甲壳动物的一个习见种，学名是*Eubranchipus vernalis*。

我还记得，在缅因州森林的时候，我们的向导看到我对各种植物总有自己的一套名称，就常常向我问起那些他不知道的花名。

每当我说出个完整的拉丁名称时，他就显出一副大为叹服并心满意足的样子。

他家乡荒野里这些默默无闻的植物居然能被冠以如此高深的拉丁文名字，这显然使他备感欣慰，这说明缅因森林还没像它看上去那么偏远落后——而他也并非生活在植物学尚未企及之处。

同样，我也十分满意地得知我那新奇的“小鱼”已经过确认并被正式命名，这拉丁学名让人顿觉肃然；那位学究又补充说，这动物还有个俗称，叫“仙女虾”，这让我更感到一种深沉的快乐。

它那空灵虚渺的形体和轻柔细致的步履确实是有几分仙风道骨的味道，可它那满是奇形怪状的褶皱的大脑袋，再配上两只鼓凸凸的大眼睛，倒像是个土地爷。

兴许是仙女戴了面具，在凡人面前有意扮出一副怪模样。

接着，这些小家伙就像变戏法似的又从土里冒了出来。

我是在附近一道犁沟里发现它们的，那里原先是一片沼泽地。

地是上一年秋天就犁过的，把潮湿的泥土都翻了上来；现在那儿积了一小潭水，四月的阳光像一道魔咒，唤来这些如梦如幻的小精灵。

对自然或其他任何事情的教条到头来往往是一条忘恩负义的狗，反会去咬那牵它的手。

我宁愿用经验说话。

我曾一度确信蜜蜂不会飞到蔓生草莓树花上，可四月的一天当我在林中漫步时，我看到一丛草莓树，上面落满了蜜蜂。

它们迫不及待地爬过叶子和青苔，直奔花丛。

我把恰巧带在身边的蜂蜜喂给它们，它们却根本不屑一顾。

我观察此种植物已有二十多年了，从未见到蜜蜂前来光顾。

在同一个季节，我还见到过蜜蜂落在血根草和瓶尔小草的花上采蜜。

从此我再不敢妄加断言说哪种花是蜜蜂不会飞上去采蜜的。

维吉尔曾提到过蜜蜂飞到紫罗兰上采蜜，依我看会的。

我曾见过它们在白橡的花序上忙碌，而白橡并不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蜜源植物。

仲夏时节，它们从光滑的盐肤木上大有收获，到了三月份，又在臭菘上采集到大量花粉。

<<自然之门>>

成功观察大自然的一个秘诀就是善于见微而知著，见一毫而知雄狮之穴。
你必须重视零零星星的线索，把它们拼凑成形。
杂质总是与真理并存。
自然之金乍看之下并不像金子，它必须在观察者的心中百炼成金。
要达到这一步，你得先萃取并淘洗堆积如山的石英和沙子。
关键是要领会大自然的暗示。
不谙此中奥妙的人们总是急于跟随观测者出发去寻找金矿，殊不知那观测者心中的珍贵矿床在他们看来无异于一堆碎石沙砾。
一个人散步时的眼中所见，那些鸟兽花草，风景天空，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了——直到经过某种精神和情感过程的加工，它们的真正价值才彰显出来。
未经切割之前，钻石看上去与一颗小卵石没什么分别。
自然所提供的只是暗示和粗糙的真理。
你必须把那些原始素材消化吸收，再传译出来。
这时，理念悄然溜了进来，在不知不觉中散发魅力。
我们所见之物的内在意义并不止于我们所见。
同样一件东西，在你看来可能意义重大，对我则无甚价值。
某件事物一旦通过人的心灵，就像流淌在他血液中的石灰质和铁一样，便被赋予了某种它从所未有的新的特质。
你可以到田野或森林里径直摘取那些看上去成熟的果实，不需其他任何借助，可是放在科学和艺术上，这方式就行不通了。
这里，真理要经过择取和解释——必须由人的意象活动来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出色的观察都或多或少地包含提炼和转化的过程，而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当你见到原始材料的时候，你要能认得它。
(节选自《征候与季节》)

<<自然之门>>

编辑推荐

在自然的灵光下漫步，做一会儿流浪的圣徒。

我的快乐来自与天地相始终的大美。

它就藏在岩间，附在树上，它与那原始的野性密不可分，它诞生于每一处芜杂与缺陷，它与鹰隼一同栖落在橡树的枯桩上，乌鸦将它从翅上抖落，把它织入用粗枝败草措建的巢中，它在狐狸的嗥吠中，在老牛的哞声里，它隐身于每一条幽幽山径。

我不是它的观众，而是它的一部分。

它的美不在于外表的装饰，而是深深植根于大地之中……

<<自然之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